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六

大同府知府吳輔宏纂輯

藝文一

晉肇虞始輯詩賦以下各為條貫彙成一書厥後文集
總鈔作者繼軌經籍藝文志錄之備矣郡縣志載藝文
非總集類也義緣地起將以察政治覽士風故不厭博
取焉志藝文

疏文

明謝予告疏

王家屏

素為濳陳謝悃事竊念臣居平戶素碌碌無所短長臨事

周章期期罔克將順犯顏逆耳數千不測之威藏疾納汗
特荷兼容之度驚魂稍定宿疾殷纏尊臥將及於五旬疏
詞殆窮於累牘苦下情之難達幸天意之終從麋鹿山林
既遂歸田之願駢駢道路更叨乘傳之榮去住曾何繫於
重輕生成茲已全於終始臣不勝感激纏戀之至

訓練疏

方逢時

臣聞訓練者治兵之良法也不可一日忘所事事而使廢
弛以滋弊也臣請推本言之國初三鎮之兵隸之衛所統
以行都司都司之官卽主帥也衛所之官卽偏裨也惟有
重大征討則特令大將掛印總兵而行事寧則將歸京師

兵還衛所將無專擅兵無久勞法莫善焉洪永以後烽烟日棘大將之設遂成常員鎮守權重都統勢輕衛所精銳悉從抽選於是正奇參守之官設而衛所徒存老家之名此兵法之初變所由以始弱也歷年既久大將或不得其人訓練無法紀律舛謬士馬之死亡者不補逃散者不復尺籍徒存部曲虛耗間有健將急治目前或扣官餉或捐私財召募勇壯優加恩養多者千人少者數百名爲家丁扼敵衝鋒幸功道罪原抽衛所之兵徒備擺守供奔走各爲營軍鮮堪戰陣此兵法之再變所由以遂弱也今建白之臣未究其原而建爲合營操練之舉臣愚以爲此正奇

參守之兵又將變而士卒將益弱矣夫合營可暫而不可
久可施之於新集召募之衆未可施之於封疆鎮守之兵且
非能盡一鎮而合之也蓋正兵馬步幾五千餘奇兵馬步
幾四十餘參遊馬步各三千餘正奇三鎮各一參將則大
同卷宣府七山西六遊擊則大同四宣府三山西三鎮
而外西起偏老中紆雲谷北極獨石東連薊鎮延袤幾三
千餘里各營之兵畫地分守遠近不同有四五百里者有
二三百里者近者亦六七十里每遇合營除存留防守之
外亦惟抽取壯健千百餘人操弓矢赴期會聽號令受約
束而已况百里合營數往數返人痛馬瘠飲食安宿靡所

資託將無久駐之志士有速散之心所合之兵雖以勇壯
自居所畱之衆卽以怯懦自委勞逸形殊榮辱情異如是
而望士馬之精強非臣所能知也爲今之計衛所之制不
可復矣正奇參遊法制俱存可以有爲惟在加之意耳夫
一營之士不能皆盡強亦不皆盡弱也分配得宜教習有
方部伍既定紀律不紊其心旣一其力自齊不必他有更
張而勇氣可振臣愚以爲營不必合也惟當慎擇正副參
遊之官授以專責各將本營之卒不論軍卒家丁通行較
其勇怯老弱疾病悉行汰革逃亡空缺悉行選補量才器
使弓矢戈戟劍楯火砲挺刃因能而授擇其善者爲之師

大周府志 卷之三
三
以教之日省而月試將領之賢能者則久其任雖至十年可也崇其秩雖至督帥可也如是則將有定志士有定伍器有定習而軍威可振矣其稽察試驗則屬之守巡兵備就近舉行總督撫鎮之臣於春秋之隙間調通閱以耀武揚威視成而行賞罰如此則訓練舉矣

國朝 請免衛所屯田起科疏畧

佟養量

看得雲鎮地處極邊山高風猛種遲霜早南府桃李開謝北地萌芽纔生則天時不若也腹裏肥膏每畝收糧二三石所謂寸金寸土雲屬土壤沙磧每畝地價不過二三錢遇雨暘時若之際收四斗者便稱有年則地利不若也况

值逆闖變後繼以水旱不時復值姜匪兵戈擾攘人民顛沛不惟當事者確知諸王公大人所親歷而目覩者若再與腹裏州縣同科竊恐亦多而並廢其少取盈而反致其虧夫有人斯有財損下卽所以益上也伏乞

勅部議覆

釐正恒山祀典疏

粘本盛

題爲祀典係治統道統攸關恭請

睿鑒釐正以光盛治以慰人心事其一北嶽之祀典當議禮

記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臣隨

郊祀地壇見嶽鎮海瀆皆於方澤配祭正與禮記相符書

舜朔巡狩至於北嶽諺謂恒山也攷一統志大問府渾源
州有恒山水經曰恒嶽其山高接雲漢懸崖峭壁誠域中
奧區也後俗傳恒嶽之石飛至正定曲陽縣詭爲神奇遂
移祀曲陽夫渾源恒山表自唐虞允爲北方重鎮是稱北
嶽乃歷代建祀駕書飛石實爲荒唐不經載考石誓以渾
源不入版圖遂無從釐正迄宋亦未混一仍祀曲陽亦因
陋就簡之圖似非一統盛治所宜夫辨方正位渾源於四
嶽爲正北曲陽稍在其東

國家建都於燕曲陽在

神京之南渾源在

神京之北爲

國家屏藩且其洞嚴聳遠信神靈之所窟宅視國庇民莫大於此旣稱北嶽而禋祀弗及允爲缺典况我

朝統一疆宇版圖益越前代不祀渾源而祀曲陽似爲未協伏乞

睿鑒勅部酌議釐正以崇昭一統之義於治理實有賴焉

請改大同鄉試分中之例疏

汪灝

竊惟晉省鄉試例中舉人五十三名向因大同一府地近邊隅讀書人少另編同字號於五十三名之內額申二名此亦愛惜邊士不忍使之脫榜至意也臣去秋歲試大同

府屬據舉貢衿監呈稱

皇上深仁厚澤加意作人鄉額屢經增益山西別府均得多

售獨大同仍限兩名不得均霑普惠請除分中之例與通

省文卷一體較取臣以首試大同其太原等府尚未遍歷

人文未辨高下不敢遽題今五府三州俱經考較且邊

出久沐

皇上激澤鼓勵日新大同人文果勝於前茲臣科試復據舉

人沈聖等公懇並大同府知府葉九思詳查前來臣謹援

福建總督郭世隆請臺灣撤去另號通省均中一疏前經

部覆奉

身依議之例會同音撫臣噶合詞具題應否將大同舊編同
字號照臺灣例撤去並不限中名數總於四府三州內一
體編號聽中多寡使其爭自濯磨以宏作養臣不敢擅專
伏候

勅部議覆施行

論

國朝
興紡織論

周凌曇

惟耕與織王政之大端誠以生民所求遂者莫如飽煖所
冀免者無如饑寒故曰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弗織或
授之寒夫饑寒自不耕不織者貽之而飽煖自耕織者獲

之夫復何疑所以市糶王始化累洽之鄉男耕女織習而安焉十室九盈良有以也獨雲朔諸郡但知有耕不知有織天寒地冷不能樹桑養蠶固其所耳而棉布亦以粟易則惑之甚且雲地瘠薄耕之所獲卽逢年不過三五分每布值需穀五六斗甚至八九斗一石不等以二三畝之所獲僅供一布之費數口之家需布若干用需若干竭終歲勤動而不能抵償布債者所在皆是況山林川澤之利一無所有賦稅取足於耕賓客取足於耕婚喪取足於耕一家之中衆人坐享百事耗費一夫胼胝爲力幾何焉得不做因而娶一婦曰苦生一女曰累夫婦女亦何苦累之有

有婦女而不任之以事則其苦累矣問婦女何事曰紡卽其事織卽其事予妻素善紡欲劖其事以爲倡奈多病兼有日疾致徒抱虛願者數年今歲幸稍蘇先令婦女學紡工旣成爰訪寄居祁縣人侯姓者其婦能織又得文水縣作籠器岳姓者復爲指示予參二縣之成法備作器具而其事竟成計其費花二勛值布之少半而織成之布長四丈五尺廣一尺五寸較市布更不同噫人果精熟此藝世守勿失勤則可以輸國課可以供賓客可以濟婚喪情亦可以備數口衣服之需將見向之苦累者今且爲輔爲助焉或曰此地無花外來者粗惡不堪奈何曰精細者不來

但因紡織不興耳若紡織者多當必有貿遷而至者請勿
憂或又曰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小者近者子舍
遠大而務紡織之近小毋乃用其心於不必用之地乎曰
君子爲天下謀飽煖未嘗不爲一已免饑寒今以紡織爲
務亦君子求諸已之一事也且雲朔之地非近小也設人
皆不謬予言百唱千和變寒谷爲春臺與齊魯晉衛諸鄉
共慶豐盈不數年間事耳又豈止一身一家之計哉是所
急望於同志者時康熙庚子書

議

國朝

礦害議

宋起鳳

明神宗晚年主權稅開採之議遣中使四出靈邑其一也
故老身經是役者至今能詳述之方使至平昔一二無賴
礦徒偷竊遺砂未厭所欲利公家名目相率投中涓所號
曰爐頭招集四方逃亡惡少人各領一隊屬其指使凡度
地脉辨土色舉火鑿石淘沙汰鉛運煤發粟諸事悉以聽
計一日力公家額給工資爲爐頭中涓內外人役朋扣差
半在山洞力役者終歲腰斤鎚鑿首戴火炬足踏流泉不
知天日陰晴寒燥其人竟同羅刹鬼蜮惟日給食米黃蘗
充腹而已並半扣工資杳然不聞此害在工作之民窮遠
難告有如此其逼近城鄉者私計邑中素封之家幾戶陰

受中使票僉應役一切易煤粟市鉛礮發脚力匠作諸器
用咸取責焉始則陽付諸項價銀誘其承領辦置繼而日
取給不復吐一人之力有限於是更相牽引數人而供一
役數家而理一事辦米食貨減值勒償驢畜牛馬計口分
派鄉村夜不貼席山莊日事推求農荒婦嘆漸次逃徙城
鄉之苦於告而無聞者與深山下里同更有奸民通賊構
訟自度難免於法陰結爐頭冒稱工人役曠歲不至邑
庭數與長吏抗里胥或催呼迫切則糾礦徒毆斃窮谷中
莫敢問卽有訴於令不旋踵中涓以片紙奪去故窮民死
於溝壑而奸人肆其凶焰道路咨嗟相視以目流毒甚可

勝言卽以其利較之初年礦役興每砂一礮煉銀二三錢
不等除爐火工料外日輸公家銀約二錢而傾錠裝鞘撥
夫交帑之費不與焉歲計輸納有益以爲開採係自然之
利不擾民不病國公私交便策無善於此者由是礦役日
盛靈邑彈丸首見被敗昔之所謂匠作諸人鄉村頭畜漸
驅而逃人力不支地脉盡洩丸山中礦道紆回數十里非
頑石不可攻卽水泉澎發動深尺許人裸行穴間日夜鎚
挖不休所出礦砂及入礮煨煉後僅得錢餘會計工費反
倍之歲額坐困向之爐頭諸惡少又共出詐術慫恿中使
謂爐利減少公家役使頭緒繁多之故莫若擇土著富厚

里民令其一意督率凡食用工資槩付諸彼按日計糶課銀四五錢一轉易間公帑不虞其縮自是里中諸大戶始而鬻田產再而易牛畜再而發窖粟費子質婦家無餘藏究至身斃而後已中使目睹垂亡若是始幡然上開採無利狀乃中輟焉斯皆害在當時鑿鑿人口傳戒子孫而飲恨無已者迨其後數十年來礦洞空虛山靈消歇地氣春秋每一騰伏則歲必大震震則雷碾車轂聲民舍城垣屢爲摧毀其間人文阻喪三四十一年間無一杰發邑之凋殘困苦至今猶指遺礦諸山爲怨藪云

書啟

黃州回還太守畢仲遠啟

蘇軾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屬將
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緘驚駭
撫已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龔黃之右
牢圍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
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
警欬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旣

明

答馮司理請修誌啟

王濬初

伏以天開形勝節臺控表裏山河地闢輿圖冊府炳旂常
日月文獻足徵昭代編摩允藉名流豈是鯁生可參鴻制

粵稽禹貢惟并冀夙號上游自入職方與宣雲並稱重地
爰開制府兼總塞垣連數千里之金城湯池咸歸四履舉
百萬衆之五符尺籍盡屬中權遡建牙以來修防戢守之
機張弛互用凡受鉞而理得失成敗之故法戒攸存藉非
徵信之文曷著綏寧之績時如有待文乃在茲恭惟台臺
學富邱墳望隆山斗南金竹箭品重楚材刻羽引商調高
郢和黃堂司理暫弭節於雲中丹陛徵賢佇聯班於日下
適幕府創修郡誌書局新開推明公獨主詞壇史才彙集
何知謏陋亦荷徵求目僅一丁莫副懷鉛之志胸無二酉
寧堪載筆之勞矧偃蹇於棘圍復蹉跎於薇省壯心猶在

驥伏櫪以長鳴舊殖盡荒豕渡河而莫辨詎有藏山之業
比於懸市之書賴乘如椽藉東里之潤色兼資充棟效西
觀之搜羅卽未窺全豹之斑亦可備一狐之腋第虞塞白
坐耗餐錢况未殺青敢居聘幣肅茲控謝尙冀矜原以旂
以旃業拜招延之命爲袞爲鉞行觀筆削之成稟仰惟殷
敷宜罔旣

國朝

預除螞蚱遺種稟啟

郭磊

竊惟今歲關外山上螞蚱躍入田中傷損穀苗雖卽時撲
滅難保無遺種於地中爲來年之害職生長中州螞蚱之
性素所深知察其遺種每有堅實之處如地之頭起路之

兩旁田中小道爲多微物有知似因耕犁不及不能傷其遺種且雖有雨雪其門孔不易塗塞也今欲掘去其種恐不勝掘惟於春月冰消得雨後螞蚱種已有生機宜查前歲螞蚱蕃多之處將地之頭起路之兩傍並一切大小路一槩犁起荒塲盡行動移螞蚱遺種一透春風定然不生更有請者螞蚱與蝗原非一種螞蚱生於荒山因今年天氣過暑山上草枯始跳入田中今除枯山不議外凡平日有草常生螞蚱之山就山麓下豫掘長溝俟夏至前後山上螞蚱生時卽雇人夫自上而下趕入溝內壓之以土不過數次死者十之七八矣至於種田之法近山傍溝之地

種夏田螞蚱生時夏田已收傍夏田處種高糧高糧粗勁
螞蚱不能傷傍高糧處種豆豆葉澁苦螞蚱不食傍豆處
種黍黍苗微酸不如草味帶甘螞蚱亦不甚吃惟穀與草
無異今歲螞蚱專傷穀苗其明驗也故必遠山近村之地
始種穀縱能踰溝爲害而沿地俱畧有草亦不至傷穀矣
設偶有疎防致螞蚱入穀地則撲之之法亦與撲蝗不同
蓋蝗飛一順而成羣而螞蚱則亂飛亂跳蝗飛甚高螞蚱
跳不過一尺飛不過二尺宜用撲螞之法畧加變通如南
北地身則於地頭掘溝深二尺寬一尺五寸其土置之溝
外臨撲時量地之寬窄定人數之多寡如南頭掘溝則從

北頭撲起人持撲擊木板樹條連撲帶趕從容追逐急則橫跳不前矣趕近溝丈餘時一齊緊撲緊趕擁入溝內恐其飛過溝外則先於溝外土上使人手持掃帚柳枝向溝內撲打螞蚱入溝遂用腳蹙土壓之又下溝內踏之致其不能蠕動復活一撲之後或有跳入兩邊地內者第二回先於兩邊地內趕逐一番令其復回此地然後照前法撲逐不過三四次螞蚱必無遺類矣今年卑縣北土嶺螞蚱數日即行淨盡者卽如此辦法也

襄通飭興修農田水利等事宜稟啟 吳 炳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接奉本府信票轉蒙大八

憲牌通飭興舉農田水利修理道路津梁以益民生以便
行旅頒發水利事宜十二條勉諸有司以職分當爲之事
共期爲千百世不可泯之人慎勿視爲泛常虛應故事如
有因地制宜之策相時度勢之方各抒所見繪圖貼說據
實稟聞以憑分派賢員往勘倘稍有粉飾怠忽并滋生事
端者定卽按照溺職例嚴叅不貸等因蒙此職細尋繹仰
見大人注念國計民生苦口婆心指陳痛切地方有司苟
非本石能不悚惶職現司應牧謹當就應言應謬抒蠡管
之見恭候察核伏查三代井田之制方里畫井開溝四尺
十里爲成開洫八尺百里爲同開澮一尋蓋捐膏腴之地

損賦稅之入以治溝洫自四尺以迄二尋故能時其蓄洩以備水旱自秦開阡陌廢井田任民佔耕溝洫之制遂以大壞兩漢代興司國計者留心民瘼知井田難復乃因山澤之利引水灌田創爲水利之說以代溝洫明澮之制唐虞以來代有許謨其大要不外興水利除水害二策興水利者先期濬蓄遇旱澆灌恒陽不致成災除水害者開濬水槽預備宣洩靈隸不虞漲溢二者似屬分途而其實水槽深通濬可免浸漫者旱卽可免焦枯是除害卽所以興利二者殊途而同歸也應州東西北三面地俱平坦惟南

面皆登豐意地勢更高兼有軍可設原軍原州之申頁十

由州屬寺家莊入境經安樂營過南柳會等村計行州境六十二里至大同縣之小長城出境西有桑乾河發源馬邑縣之洪濤山過山陰地方由州屬梁亭村入境經北賈寨過屯兒莊等村計行州境四十七里至大同縣之小村兒出境職親加躡驗渾河兩岸田地俱較河身高三四五六尺不等桑乾河兩岸田地俱較河身高四五尺至八九尺不等此一河者雨缺則細流如帶不能上引入地連雨則驚濤急漲間或漫溢兩岸或倒灌小溪然亦隨漲隨落不崇朝而歸槽安貼伏讀鈞論有云地高不可爲渠鮮有收河之利者正此類也南路靠山一帶山脚下湖峪馬蘭

峙峪大山門小山門茹越小石大石北婁等口俱有泉水
流出時當無雨水不甚旺近山村莊各築壩阻水澆田離
口稍遠者槩不得霑其利一遇大爾時行地嫌水多卽拆
壩放水以鄰爲壑下游咸受其害水少則爭之禾來水溢
則推之不去總由向來未開官渠聽民各自逐段踞佔以
致渠不貫通水無歸宿水縮之時尚有近山數村得專壩
水之利而北面村莊少雨則受旱乾之害連雨則受淹浸
之害及今不治年復一年不止爲患田廬勢必致商旅阻
滯驛遞稱延誠不可不亟爲籌算也職遍歷諸口逐細跟
查詢問紳士耆民有舊渠湮沒者如大石口一水經過張

家寨城下莊等村向有舊渠今復估種禾稼阻塞水道應
循照故址開挖深通也有舊渠短窄者如湖峪口一水除
下曠望岩二村有渠外下流大西頭以北卽散漫無歸常
虞漲溢今應接連挑濬也有應徑入桑渾二大河者如北
婁大石之可以直趨渾河茹越小石湖峪之可以直趨桑
乾是也有應由小溪折入大河者如峙峪山門馬蘭等水
俱可由鹽河入桑乾是也各水情形不一均宜官爲經理
再搜查歷年分水塵案有一日中按時分灌點香爲度如
北婁等村之分用北婁口水是也有一月中按日四六分
灌周而復始如南曹山上乾港之分用茹越口水是也有

數年中按年分灌周而復始如南曹山上下乾港之分別
二年三年輪用峙峪口小山門等水是也蓋由山口水泉
微細村落繁多勢難遍溉向只近口數村自立渠壩專利
已久均有歷任府州斷案存據此時官爲接連開渠引入
大河將來卽遇連雨漲發各自安流不致溢出爲害並請
飭近渠村莊除前經官斷原有舊壩外其餘只許自開支
渠引灌不許水少則築壩阻攔水多又拆壩決放貽禍鄰
村其渠道所佔地畝或於各村公地內撥補或遵照奉頒
條款勸令得資灌溉之各地主派量畝分照所毀數目補
償如肯情願捐輸依例申請旌獎所需人工飯食酌擬勸

諭田主派費佃戶幫工但日下收穫事忙未暇集議請俟
九月農隙後職單騎減從親詣渠道經行處所相度地勢
面同紳衿父老從長商妥辦理仍俟事竣後造冊申報各
衙門備案每年於四月農隙時挑濬一次定爲善後章程
永遠遵行至開井泉挖塘泮等事皆所以備旱潦詢問土
著居民雖據僉稱州境南路地高掘三四丈至八九丈不
等方可及泉底土虛鬆必須甃砌每井一圓須工本錢約
十千上下只可灌地五六畝費多利微北路地勢畧低見
泉稍易又因地多鹽鹹水味苦鹹澆地反損田苗是以開
井甚少塘浦須結實地土方可儲水應州沙地十之七八

泥土俗稱膠地不過十之二三膠地價貴畱種田禾不肯
創挖塘浦沙地脈疎濇漏水難停蓄所以向未開塘等情
職躡看水渠之便隨復測量井水南路近城村莊亦有開
二三丈卽見泉者北路不近河村莊亦儘有水不苦鹹者
總之愚民困循怠惰難與更新現辦開渠工程容俟開畢
後勸諭確驗并眼淺深核算本利多寡再行次第興舉境
內渾河所過路徑僻左未設橋梁桑乾河係通山陰懷仁
大同等處大道公文行旅絡繹不絕舊有白堂子木橋一
座冬春水落搭蓋夏秋水漲拆撤職常於拆橋後或委吏
目或遣親信家丁赴白堂子頭密查遇有水夫刁難勒索

等弊卽嚴拿柳號示懲惟查河路修長只白堂橋一座未
免民仍病涉復於上年春間勸諭白堂子西二十里之曹
娘子等村居民添建木橋一座以便往來卑州北至懷仁
縣交界舊站舖二十五里西北至懷仁交界清水河四十
里西至山陰縣交界李莊三十五里東至渾源州交界羅
家莊四十里南至繁峙縣交界茹越堡四十里道路俱屬
寬平並無坡坂惟兩旁有尚未開溝之處亦請俟渠工辦
畢於明歲開凍時躡看墊修再通衢種樹枝葉垂蔭行人
根芟藉固地脈誠爲有益卑州東西南北五處大路通計
有舊存老樹八十五株職到任後於上年曾種一千株本

年續種三百五十株現共成活二百零一株統俟明歲清明前再行補種造報緣蒙諄諭謹先查明境內河道情形相度水渠地勢繪圖貼說縷細稟聞恭請訓示統祈崇鑒

丁歸地糧稟啟

嚴慶雲

查丁徭一項自康熙五十一年永免加賦之後渾源額徵民尖各丁銀二千七百一十八兩零嗣於乾隆十年奉文飭議酌歸十分之三仍徵丁銀一千九百三十餘兩此後節奉檄飭率以仍舊爲便緣持議者富衿大戶不利丁歸遂謂渾源地薄糧重將丁攤入輸納益艱以致遷就因循久爲窮黎之累慶雲於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履任正當編

審之期無業窮丁紛紛告愬細加查察因從前丁多有業之戶或經衰耗逃亡所承之丁卽在本戶攤賠甚至人盡戶絕則歸里甲均攤遂有無業窮民而身賠二三丁者亦有戶大產饒而止輸一丁者間遇外來寄籍之戶五年編審陞插不過數人不足以紓苦累竊思人戶之興衰數年一變土穀出產終古不易與其令無業之丁懸而無着曷若準任土作貢之義輕而易舉與其偏累窮民向隅莫訴曷若均攤業戶辨納尚屬有資約計民糧每兩攤銀二錢三分九釐零屯糧每兩攤銀七分五釐零合無仰懇俯准丁盡歸糧不但窮黎得以蘇息並詞訟催科亦漸歸簡易

矣

序

明 恒岳志序

王濬初

蓋聞天闢洪濛之宇五岳並奠坤輿人傳渾噩之書千載
猶推晉乘惟冀州與青雍荆豫同據上游故恒山偕岱華
衡嵩咸稱重鎮十有一月之望秩肇自有虞千數百載之
封疆淪於後晉迨更弱宋以迄有元緣飛石以傳訛致曲
陽之崇祀鍾簷驟改明禋久闕於冬巡壇墀如存曠典尚
需於歲徧惟是洞天福地久著寰中梵刹琳宮藂萃侔宇下

聖皇宣揚編歷代之遺文峭壁深巖紀游人之著作若夫

寶符興趙主璧命燕十九種之靈苗奇標神草四五種之
嘉穀異並蓬根洵朔漠之奧區元靈之秘府也不有紀述
曷稱表章迺以登高作賦之大夫謀及窮愁著書之寒士
猥承授簡勉事操觚地志水經頗肆蒐羅之力山臞野老
不辭咨訪之勞思倍苦於含毫技實窮於刻楮僅同素白
幸及殺青削藁非慙災梨是懼嗚呼太冲作賦得皇甫而
價彌高楊子談經託侯芭而名益重儻有如椽之筆弁以
珠璣詎惟敝帚之藏榮於華袞山靈其永有耀哉

王文端尺牘序

韓 爌

王文端公尺牘凡八卷既成刻矣先是嗣人兩中書君哀

彙全帙次第授梓奏錄詩文各爲題辭而至是以尺牘徵
叙言獲得以受而卒業焉此於公集中一體也而未始不
可以圖公尺牘之爲用推廣矣爰知往來緘題酬答如
茅駢聯以絢麗藻縵妙以襲清裁施之於慶頌謝請與潤
寒暄問節十吏遞供百函就發或可勝牙人之致爲之而
至事簡要重機判危安質問疑衷慕仰成畫窅言靡得而
與焉故夫書記辭命之流也萃兼長以應對而後幸無失
辭而後以操觚之暇得樂於心而奏成於手庸幾乎公之
書牘暨啟狀儼體非不采溢瓊瑛響諧宮徵而情以緯物

質有其文其在書矣奈事行哀端言嚴論愀綜畢露而文

爛然而又有異焉者公自官吏局蚤負物望四方之士
延慕聲光書題殷湊每得一赫蹏奉爲駟璧比躋揆席迨
秉政機諸方隅握重之臣時以軍國大計取決廟謨而公
晨趨密閣擬渙汗之綵言夕發郵筒授機宜之石畫諸如
封疆備禦之堅瑕關塞情形之勁弱戰守聲實之先後以
至漕河疏塞之急緩水田開墾之拂順鹽筴鼓鑄之壅通
莫不燭照幾先符合事後默持一是而潛醪紛疑銖分不
失也公爲文不屬藁其啟奏報章據案占答斤削不加而
辭旨具足此非識畧裕於中藏而倉黃以之批導能乎哉
昔人論文貴切世用公之制作其鴻篇偉構用以颺謨潤

猷者固自有在乃至經國之先籌救時之秘畧不出尺幅而緒餘概見則是編也。不必弦次集中卽以之孤行於世可也。爨以鄉邦後進未得望見門牆而於公立朝大節儀世高徽慕嚮之私不能獨後里居每得公文輒肅衣冠讀之諸箋答名言亦時得之臚聞如其自叙有云入告退言一心一口又云內不敢求知於宦官官妾外不敢得罪於賢士大夫又如以虛心觀理專而有漸爲諫諍之宜以功可相成不必自我爲柄。事之宜以進身安靜門徑遠迹爲始仕之宜嘗意斯言定能垂世而茲以參之全牘非經濟之緒言卽禔修之箴每不以竿牘視而以典訓求無之而

非可謂可法者也有志之士曠代得師而况邦之哲人典
刑非遠象賢競爽詔我師模讀其文想見其人末贊一辭
仰止而已抑晉之先大夫不有望九原而知所與歸者乎
睽三立之前修闕一斑而自淑固上願也託姓字於簡端
附聲施以永世則猶其次焉者矣萬歷丁巳歲孟春穀旦

國朝
知非錄序

魏象樞

知與行是一乎是二乎竊嘗疑焉自姚江倡爲致良知之
說其於大學之致知格物猶未大失也惟當日及門之士
頓悟者多謬謂朱子卽物窮理爲支離之學而以沿門持
鉢鄙之俾一部大學幾墮禪窟中余每閱至此未嘗不廢

書而嘆也應州左翼宸先生著知非錄一帙寄余商訂三
 百里之遙如同堂焉既卒業知為先生篤行之事欲然若
 不自足者筆之於書一以自勉一以勉人也余維大學所
 謂格物只在天理人欲處格之即物窮理正孔門真派今
 觀此錄自立身行已以至待人接物之間步步踏實務去
 人欲合天理而止知病即藥知非即是此即先生耄年好
 學實錄也四十九年云乎哉昔陳布衣云真能知之則行
 在其中矣余反一語曰真能行之則知在其中矣因附先
 生道誼之末不敢以過譽聞願與先生共勉之

開院齋秩序

魏象樞

間嘗與士君子譚吏治有今人與古人異者不必盡求其
同亦有今人較古人難者不必盡求其易祇求不負君民
所學者爲循吏此循吏所以不多觀也平子王公以泰下
名宿抱牧民禦衆之才令雲中雲中兵民雜處田者久荒
不雜多逋賦風俗侈而健訟公下車後剛柔緩急協之大
道不數月而民治會姜逆猝起崎嶇戎馬間全家陷賊穴
不暇顧單騎諭邑里之應賊者皆下消戰壘供芻糗

王師從枕席上過專討姜逆羊酒日至無留行久之郡城
拔

上命公令大同如故縣毀以西安堡爲治所取剗殘餓羸之

餘導壘理麥生枯壯弱出入握蛇騎虎未有數困難行之
事解嚴下子遺之門荆棘茫然彌望鮮覩炊煙者登隴畝
而循阡陌之間所在皆石田耳頃奉有開墾荒田三年起
科之令公遂懸十格爲招集要領如禁勾攝省徵調給田
倉貸種粒等事皆古入行之有成效者公且招且勸農事
以外不及其他故人民雖遠在鄰界者亦坦然畊而不疑
浹歲成田九百七十餘頃督府廉公治狀爲雲中最事入
當

上意俞陞一級時公爲小司寇猶錄宰雲中勞蹟邀

天子恩不更異於當日無赫赫名者乎憶公自單騎招降時

性命身家輕於鴻毛循資陟西曹口不言功是八不負君
也余向捧

詔過三雲父老爲言逆賊之害曰喪亂餘生賴公保全多今
丁男老穉屋居火食一穀二穀三穀青旗白酒歲歲社臘
以爲安伊誰之力是公不負民也而自公視之但曰吾有
負於君若民已耳斯其學何如哉遂不辭質言之以慰雲
中父老子弟併以勗公遠業云

雲鎮經費錄序

胡文燦

國家經費一書監觀前代斟酌官民允矣一王定裁
昭代之平準書也前守王君永命刻雲鎮經費錄議一冊

已不啻縷縷言之矣然詳均徭而不聞厥土厥賦議者謂
挂此漏卮未盡欵曲嚴職掌者細加攷覈務使悉飭精詳
永爲遵守余不敏實領郡事敢憚煩會計不奉若令甲乎
周禮大氏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譬人身血脉令之融液
貫輸無虧若滯以殄厥病後世魏悝盡地病在田膠東僞
增將在國三征並用民斯病矣二十取一如病國何上下
交相病而漏劫疲癯之害究有不可言者大司農所以聖
憲焉費幾許心力準諸量入爲出而師其意於賦役全書
余承是亟偕心計吏條分縷晰顛究畫一總計一府中所

屬州縣屯衛土田人丁除三準地荒外見在之田與見田

之賦若干已經審編定見在之丁與見丁之銀若干又計一府中所屬官俸吏精祭飭賓饗各項雜費若干炤其數以經畫俾缺者補之則者截之長短者挹注之卽未能舉鞭運籌泉流地上亦庶幾仰副責成至意通痞塞而起獨做國抒衿肘之患民免皮毛之嗟乃知部計老成謀國擘畫遠而碩慮周也說者曰錢穀一計吏事無庸是鼠尾更漏甚嗚呼積貯係天下大命賈生非庠論也况在定鼎垂治之初

天子方綜覈名實數問歲登耗寧得等之米鹽零碎云昔李贄皇元和國計簿必以田賦爲第一議范蜀公蘇文忠公

兄弟終日講究役法所慮忽焉而不詳豈謂詳焉而過慮乎故曰告司馬君實正自不得不可之多也順治辛卯冬
日識

任勇烈詩文集序

陳宏謀

余於乾隆戊辰再撫秦中聞數月前固原有兵諜之事固原爲提督駐劄地將領備弁重兵雲集何以有此詢其費由俱云督帥調度失宜兵心不靖變起夜半城外已被焚掠四城半爲所陷商民震恐勢同燎原而奮力勦撲則賴游擊任公親率麾下兵數十出而迎擊於馬上手刃悍卒十餘人號召連追仰仗

聖主聲靈遠播逆勢乃却攻撫兼施全城以定余以內地額
兵敢有此不逞之徒抗拒戎行幸有任公身任其事奮擊
於前安撫於後任公之勇畧過人誠將領中不可多得者
推其知勇於以制伏外敵豈非干城上選緩急可恃者乎
未幾金川土酋不法

天師聲討公方入

覲在都急請從戎

天子嘉其前勞鼓其後效擢鎮川東卽令馳赴軍營公感激
殊恩誓以死報力攻險要手勦巖碣大功垂成而中創要
害力不能支猶復奮起刃賊百餘

天子聞而憫之厚加優恤賜贖其子公奮不顧身爲赤忠報國之臣而

聖主卽以此示優獎忠義之鉅典也公柩歸過西安余出郊迎而哭之奠於靈輻嗚呼公之見義勇爲見危授命古稱名臣不過如此均已上徹

宸衷遠近將帥文武諸臣亦無不咨嗟歎賞以爲難能公可以不愧可以不朽矣今余官京師公之長子承恩任福建游擊次子承緒任京營守備恭錄

諭祭碑文及昭忠祠傳並襄公詩文遺墨彙爲一集將以授梓特以見余余聞之益知公之忠義本於性生其於用

兵衛商之道亦已講求有素居家孝友一片血誠悉秉大義重名教一門之內互相勸勉詩句直抒性靈慨當以慷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工拙則今日之奮勇直前以國事爲重而不屑屑於身家之計於所遺文札中可以想見其所謂節義原於天性勇畧由於學術其信然乎公今往矣而功著旂常名垂後世於公志已無遺憾公子二人皆具有用才守忠孝之家訓爲國宣猷以酬先志余固有厚望焉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六終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七

大同府知府吳輔宏纂輯

藝文二

碑記

宋 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碑記

朱弁

諸佛菩薩之應世也亦猶哲王之揀弊或忠或質或文雖
制治不同其趨一也人徇達磨對蕭梁氏之言遂疑有爲
功德不可復作而不知指示神地以植五王之福補理故
寺當獲二梵之報者釋迦遺訓具存貝典則崇飾塔廟興
建寺宇以示現佛菩薩境界蓋將誘接衆生同歸於善其

爲功德詎可測量哉彼達磨大士方以妙明圓通親提教
外別傳之印則於有爲功德不無抑揚是亦因時揀弊耳
非實貶也且顛力苾芻能克遵付屬而成就茲事其爲功
德尚何訾耶大京西都普恩寺自古號爲大蘭若道後屢
遭烽燼樓閣飛爲埃坳堂殿聚爲瓦礫前日棟宇所僅存
者十不三四驕兵悍卒指爲刳屯而喧寂頓殊矣殘僧去
之而飲泣遺黎過之而增歔閱歷滋久散亡稍還於是寺
之上首通元文慧大師圓滿者思童戲於畫沙感宿因於
遺礎發勇猛心德不退轉捨衣孟凡二十萬與其徒合謀

協力化新難化悟所未悟開戶羅之壇闡盧舍之教以慈

爲航遂其先登之志以信爲門咸懷後至之耻於斯時也
人以須達自期家乃給孤相勉咸蘊至願爭捨所愛彼髓
腦支體尚無所吝况百骸外物哉於是輦幣委珠金脫袍
鬻裘裳者相系於道累月逾時殆無虛日經始於天會之
戊申落成於皇統之癸亥凡爲大殿暨東西朵殿羅漢洞
文殊普賢閣及前殿大門左右斜廊合八十餘楹飢甍變
於堦墀丹雘供其繪畫椽椽梁柱節而不侈階序牖闥廣
而有容爲諸佛薩埵而天龍八部合爪掌圍繞皆選於名
筆爲五百尊者而侍衛供獻各有儀物皆塑於蓋上醉客
莊穆梵相奇古慈憫利生之意若發於眉宇秘密拔苦之

言若出於舌端有來瞻仰莫不欽肅五體投地一心同聲
視此幻身如在龍華會上百寶光明中其爲饒益至矣大
矣不可得而思議矣圓滿今年七十有四自惟君恩佛恩
等無差別成此功德志實有在非獨爲前途津梁也然此
功德爲於治安無事之時則其成也甚易圓於干戈未戢
之際則其成也實難圓滿身更兵火備歷艱勤規已財貨
猶身外影旣捐所蓄又哀檀信經營落始淹貫時序皆予
所目覩也則其成就豈得以治安無事比哉始予築館之
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於茲寺因得與寺衆往來首

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衆以滿之意狀其事以記爲請記

事之成要得其實今予既身親見之其可辭哉按寺建於唐明皇時與道觀皆賜開元之號而寺獨易名不見其所自今樓有銅鐘其上款識乃是清泰三年歲在丙申所鑄造也其易今名當在石晉之初或唐亡以後第未究其所易之因而後之作者見其闕文儻得其本末爲我著之乃予之志也非特予志亦寺衆之所欲聞也皇統三年二月丁卯江東朱弁記

金西京畱守李公德政碑記

邊元忠

吏有不爲利回不爲義庀世稱曰廉才足以經濟知足以斷決世稱曰能奉法尊職履正奉公世稱曰循明國家之

大體通古今之時務世稱曰良其有一於此見於郡邑治
已爲最又况兼而有之者何施不可是雖欲無稱得乎如
副留守李公乃兼而有之者也公諱晏字致美澤州高平
人也世名儒少以家學馳聲蚤中科第及仕所至皆有異
政大定二十有二年正月自秘書少監出佐是京下車之
際未及視事而聞風者懼平昔梗概大可見矣旣而臨視
於僚屬則敬而有禮於吏士則寬而有治民間秋毫無所
犯私門請謁一切罷去貪污之儔亦自斂迹得不謂之廉
簿書鞅掌閱目無遺獄訟平理斷決如神抑去豪強潛消
賊盜人皆儼然望而畏之似莫能近者何不謂之能欽乃

攸司慎乃出令不矜功不伐能亦無過行得不謂之循好古博雅內剛外溫自公暇日誨人不倦以至後學新進皆得親之而教化一新士君子莫不中心誠服其在觴詠談笑之間和光同塵殊無驕貴氣灑然在寒素右得不謂之良是年天子遣使巡行天下政迹又冬十有一月詔赴闕授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去席不暇暖士民聞之莫不驚嘆皆相謂曰何其來遲而去速也及行遮道攀轅臥轍者不可勝計一日父老王玘等數十百人詣草堂謂陳畱邊元忠曰古人良吏居則民富去則民思如公之德政豈無贊揚願銘諸石以傳久遠元忠固不敏然於公素爲

門下士載以玕輩懇迫義不可辭因摭輿情姑道萬一銘
曰其德惟何廉能循良其政惟何寬猛柔剛身兼數器李
公其當少齋馳譽玉立蘭芳冠而登科傳世文章所歷州
郡遺愛一方來佐是邦捕擊豪強政平訟理時和民康席
不暇暖詔歸玉堂使我黎庶借之不遑觀斯石兮何啻桐
鄉觀斯化兮何遠甘棠令聞令望日篤不忘

元
重修律呂神祠碑記

麻治

渾源州西北七里許有小邱其上律呂神祠三間四架神
之源委廟之權輿考無圖記不敢附會長老相傳初於元

魏修於李唐神谿之水出其陽谿之泉以十數而趵突爲

最或者濬而堰之水既合湍爲碾磨側置紙房池漚麻泉
西引灌溉其利無窮流益遠利益大又雨暘愆期有禱必
答人被麻蔭歲從其守土者俎豆爲常然而年代緜遠旁
風上雨不無損壞游童牧豎不無褻瀆居民郭世安感焉
以爲神之福人也如彼而廟之頽圯如此倡言重修和者
如一各捐金易材僦工効傭缺者爲完狹者爲廣朽敗者
爲易置不貪大不拘小不奢不陋仍舊貫爲新貌足展祀
事既又爲欄衛以防游憇之瀆心誠役勤經始於至元五
年三月十五日越明年五月十五日畢工將落成借其叔
兄顯通等稽首來告且曰欲得先生記其梗概於石以詒

奉祭者辭不獲已謂曰功於民則祀之典故也致祭山川每形詔旨時制也神之澤既惠及人物宜郭氏叔侄首倡重修之義以嚴祀於是因述倡和者於陰云

雷公山感應碑記

姚拜延普華

至正二十一年歲次辛丑春澤沾濡豆麥遍野將欲秀實值久不雨民心憂疑總兵官中書暨有司職事成以祈禱爲事雨將作而復散者累日大同分中書左右司官言曰得雨以爲民也總兵官軍馬供給動以萬計一歉則共失之爲公私計豈得下敬誠懇於神以紓目前之憂乎五月

十一日辛酉率同列齊沐禱雷山潤濟侯祠焚香九拜期

於三日之內必遂所請當備牲醪以酬神惠繪像以肅其
威儀立石以記其本末若禱而不應是神居其位而未能
禦災捍患禮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亦當行國法以彰神
之不靈也翌日晡時澍雨如注徹夜達旦霽而復雨苗稼
暢茂四民欣忭人人可免憂旱之苦十七日丁卯陳祝幣
具三牲行三獻之禮張伎樂百戲謝拜祠下旣而命某叙
其事勒諸石嘗讀周禮春官小祝掌小祭祀成周以降斯
禮行之久矣夫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
之所伏也故風雨雪霜之不時則歲有饑饉人有疾病禱
於山川藪澤而除之是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

天之高也地之厚也非高而不可自理厚而不可自運依
於鬼神而能然乎蓋天地之間山峙川流孕靈毓秀同一
氣耳而人之精神與天地鬼神相感應者亦一氣耳湯之
禱於桑林而雨周克殷而年豐袁安決楚獄而甘雨滂沱
郡守祀孝婦而旱不爲災由是觀之天人感應之理洵脗
合而無間語曰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斯言盡之
矣於是乎書

興雲橋碑記

虞集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修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公
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於集賢王公約以記來

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河水盛遇積雨益橫益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畱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年明年壬寅畱守完顏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有十二年爲時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舊例以請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

屬其副孫侯偕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
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數費民不可以數勞必
究其所以壞而求其所以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
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二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
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宏山之下凡爲
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甃石植欄
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九
月甲子凡若干日

應州重修學碑記

李冲畧

即學爲廟以事夫子其來尚矣漢唐而下自京師達於州

縣其所以崇奉之道愈久而愈嚴故像宇制度奠祠規式
雖亙百世而不易者也應之爲州雖號居山間然爲北道
望郡且距都畿不遠非若蜀郡之陋僻其文明之教不接
於京師者宜其校舍之宏麗廟貌之嚴飾有加而無替也
學之興始於遼之清寧迄於天慶間雖僅加營繕狹隘卑
陋殊不稱所以奉事先聖先師之意然有廟而無學且於
古戾國朝奄有區夏垂八十年干戈藏於府庫庠序布於
寰海彝倫攸叙文教蝟興大定乙巳間同知張侯下車未
幾慨然即有完葺之意乃揆日量地庀工度材興其傾圯
易其朽腐益大而新之且又創爲師生之位祭養之具垣

塙之次樸斲之工甫就緒而侯引年去位其蕤茨丹腹猶未暇也若有俟焉今上嗣位詔天下學校增弟子員置儒林官月課歲考勵勤懲惰作養士類仍命守臣提舉學事而節度王公以北京通守來領髦節奠謁之始徘徊瞻顧思有以成張侯之志於是布恩澤宣教條理寃信善剔弊抉蠹末期月而政平遂日至學舍訓誘諸生導其未至且語其所以增飾之故一皆不及於民捐廩入以儆工役解左駢以運餽甓夙宵一心暑雨不懈心計口授各有程式至於藻井板幕彩繪一新堦城累甃平直如削兩廡從祀

三廡蓋按之禮圖靡不完潔東廊之南別構大堂以延

講肄下至庖漏莫不有所皆前此未有也又總費幾七十萬噫道之興廢係乎世事之顯晦存乎人惟張侯克慎其始惟王公克成厥終殆有數焉友人孟德潤昆弟同年高巖夫皆應之聞人也具道其故且命志其事若夫經畫之始已具侍制敬甫之記茲不繁叙

重修雷公廟碑記

單鵠

大同之西郊外十里許有山曰雷公有廟亦曰雷公或以爲山以神名或以爲廟以山名歲有水旱疾疫有司暨邦人禱之輒應故祠之日愈加謹或葺或新沿之罔別自何代金季欽止嘗作記鐫於壁亦卒無考也或額於廟曰潤

濟侯者亦莫可別封於何時也卽其像而考之殆侯王服也究廟之與封有不可悉者爲民捍大患禦大災山之有神足憑乎是皇慶改元大同廂之南賈人雷時舉趙翥感廟之湫溢弗稱神居惟恐人之失虔也遂醮財命工毀者易之敗者葺之而廟貌一新而觀瞻是肅皇慶二年中秋日記

明大同廟學碑記

楊榮

學校王政之先務教化之本源自古帝王莫不興學育賢以隆治道故學校興而賢才盛賢才盛而教化行我朝統

學設官以教育賢才登貢以時選用有法五六十年之間
髦俊彬彬布列中外據材効能以輔成太平雍熙之化者
何莫不本於學校之教也其盛矣哉山西大同卽古之雲
中爲西北名郡永樂癸卯冬予以扈從車駕北征因奉命
出使大同留寓旬日時恭謁先聖周覽殿堂圯壞弗堪退
見諸生濟濟在列有揖讓禮義之風因憮然興嘆以爲郡
公鎮戍於茲者當有以作興之且以凡物之興廢蓋自有
時然亦必遇其人之賢達而後有成也去之又三年廼有
明詔修舉學校而山東叅政丹陽沈公固適以練達之才
承命往贊兵備因詣廟學遂言於征西前將軍武安侯合

肥鄭公亨參將都指揮合山曹公儉暨山西行都二司都
指揮滌陽羅公文等各捐貲聚材以爲倡併召所部兵民
各輸其力悉撤其舊建大成殿暨兩廡櫺星門崇峻宏敞
偉然有加重塑聖賢遺像鐫神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塗
徑堦除甃堯端好并修明倫堂齋室神厨庫房庖廩之所
栖息之舍無不完具丹漆黝堊煥然一新經始於宣德元
年之秋九月落成於二年之夏五月廼奉書幣請予以爲
誌惟國家列聖相承其於學校之政皆惓惓致謹賢才之
興日新月盛爰自唐虞三代以降莫此爲盛矧斯郡密邇
畿甸文物之富與遐邇異况師範得人生徒務學而又幸

諸賢相聚於茲皆能潔已奉公以祇承朝廷德意然則學校之設豈有不興起者乎予旣念昔遊慨歎樂茲學之重新而又喜諸公當政務之繁知聖道之尊興學之重可謂知爲治之本而識慮過於人遠矣因備書其本末俾刻於石以示四方來遊來觀之士皆知所勸焉

重修大同府縣廟學碑記

史道

大同府縣二學國初設有之嘉靖癸巳之變中遭兵毀巖樊公來爲之計材約費爰令郡守王之誥經理之厥工不作未幾巖公召還本兵誥以制歸繼者王子允修視事年餘改官再繼者王子崇不數月亦以制去遂停閣者

久余承襲若公後以時事方殷有不遑給已亥歲韶臺郭君時叙以憲僉受命督學余與韶臺暨少叅石橋郭君鑑徃視之余曰學校之地使有恢廓之氣象雄麗之規模見之者夫誰不指之爲昌明博大欣欣然喜尚之而有不吝已以其氣象規模在此也迺今學校之設所以造後又而登選之有厚望焉卽費不貲然出一英賢其裨利國家不啻多矣韶臺君曰諾乃慷慨直任爲之分官董事立約示從合衆用長力巧具充工罔弗善功起嘉靖乙亥春越明年秋九月成石橋公與興宇新守張子鎬曰是可以紀也按其中爲先師孔子廟庭府學居於廟之左縣學居於廟

之右前有正殿後有樓藏欽賜御書傍爲兩廡列聖門羣
弟子名位正殿之前有戟門分立二祠左爲名宦右爲鄉
賢戟門之前有泮池增立二室左爲齋明右爲潔清又南
卽櫺星門更立一坊名雲衢此廟制也至於二學各有堂
凡五間府學齋四堂後有春風樓前有敬一亭縣學齋二
堂後有時雨亭前有啟聖祠東西有樓相對一爲文昌一
爲魁星他如官司居舍生徒號廬庖瀆庫廐之屬鱗次時
列環而觀之鬼然惝然且復煥然人士相與甄陶於中講
先王之遺古人之舊超然自信仕於外可以儔龔魯登於
朝可以儷伊周誠不可謂無其人焉非直才賢蒸若雲之

元元凡耳目之者有文物以炳之聲名以聳之警策其見
闡抒發其智慮昭然知聖人之道與朝廷之化而嚮方之
心勃勃弗可遏成有所恃而爲善保和之功是又出於羣
造舊選在外者矣此固先王建學之初憲亦余所深望於
雲之士及雲之元元者也

陽和教場碑記

王家屏

九邊之節制三而陽和特重山西宣大諸軍控制倍難也
鎮卒隸督撫標下者三千其分隸三鎮聽虎竹徵發暨土
兵若戍士又數千析左右兩營營置裨將一人領之春秋

則督府都試其衆而課殿最焉歲乙未少司馬懷棘王公

奉上簡命來總鎮師鯁鯁勅諸將吏徹桑畜又致核於軍
實明年春將舉振旅之禮於閱武場場在鎮西北二里許
旁近皆民田也公謂是不可馳馳犯禾病民乃與兵憲徐
公謀宏其規制而屬郡倅王公董厥役割場之橫地易民
田縱橫得六百步繞周垣而設溝塹植柳可千餘株四隅
設烽臺闢東西南三門表以綽楔而轅門巋然獨峻中央
築臺二丈餘作亭其上凭欄四顧山川城郭形便要審歷
歷在目臺之北有堂三楹其前有臺申軍令處也前左列
軍牙其植干霄是爲致禱用鉞之所臺左右隅各亭三楹
以居中軍裨將堂後寢室五楹翼以軍廚掾舍其左右廡

則材官弁領直焉堂裏西百步之外有射所六各有監射
亭三井竈皆備汲爨便之經始於春三月秋告成適當治
兵之期至日將校畢集表下公按行壁壘升武帳肄以戰
陣之法於時旗旒蔽空鼓鉦鏡鐸雜以鞀礮之聲殷振山
谷材官銳卒超乘破的箕張翼舒各各如律終其事不譁
不揚蕭如也閱竟大發金錢半酒賞賚有差公於是喜甚
使徵記於余余惟原圃具圃之闢講武所從來矣而於郎
之狩北蒲之蒐春秋譏之不時不地故也若其沐和輯睦
則惟我晉之先公被廬綿土之績稱焉公今以春秋繼春
甲士時不違農地不害稼先民而後修其教於兵兵虞其

玩也治之以威既威訓之以律技擊合於節制其有習先
公之風烈乎公精神渙汗不出壁壘步武間而聲靈赫濯
數千里外佐宣聖天子無競之威孰敢二於軍吏以煩斧
鉞不斲於用而斲於備將所謂居安思危以待不虞永持
至寧之長策蹟與天壤俱存可焉

重修興雲橋碑記

翟鵬

萬歷丙午歲焦君承勲爲總鎮楊君一葵爲叅議皆持節
督兵又安雲朔冬十月會補葺興雲橋成入而言於御史
中丞翟鵬曰天下之爲橋者多矣龍津鰲溪勢非不高也
乃殊遠於畿輔鶴鳴鳳舞名非不美也又無裨於封疆今

是橋也星應畢昂地接幽并恍若有蟠螭插天鯨鯢跨海

之狀上作燕京屏翰下爲代郡藩籬凡中外軍民便之豈

不傑然稱雄哉與趙營平修橋於滹隘而制西域杜阮凱

建橋於富平而壯古郡者相伯仲邪戶部郎中陳君其猷

大同知府高君第同知梅燮通判江騰龍推官張養心知

縣孫體元則計日分餉標下黎將高策都司畢應武僉書

李明佐擊孫應武則鳩工庀材均之有事於橋也者願乞

勒碑刻銘聊以迺前徽而垂後烈翟子曰諾乎方鎮撫雲

州有保障百姓之思於是操觚染翰慨然而爲之銘也其

詳曰旋鴟出水流河東宮黍潦秋霖漲城曲天啟賈公幹地

軸揆日度功如照燭言斲石
柱立鰲足十九洞開分漲肅
隱隱長虹掛雲屋往者來者
並受福世遠基頽欲構築算
費百金米千斛幸有諸君披
心腹朝經夕營力併勦總伐
山石非階木分督匠作皆整
玉巨鰲背上碾車轂鐵牛耳
邊壓水族襟帶三晉連上谷
控制五原及遐服年年歲歲
工當續爲勒豐碑樹大陸願
屬都督與岳牧

霜署碑記

蔣應奎

歲辛丑仲春之月我雲中太守張公以幣將直指清原公
之新館予爲霜署記予屢辭不可且聞霜署柱史行臺也
舊建於雲中郡城西北旣僻且陋加以歲久弗葺益就傾

垣遂改建於城之通衢蓋釐舊矩聿安新制主其議者次

司馬鹿野史公柱史東山江公青原譚公鳩其工者分守

石橋郭公分巡韶臺郭公經始於嘉靖庚子夏落成於次

歲春扁曰霜署蓋所以觀察郡邑表正憲度以示如霜之

嚴肅而不可犯予敢不記其成績以揚我諸公用意之深

以原我風紀所自出之地乎其詞曰時方昇平民物咸熙

逸道興勞荆此臺司門闔耽耽堂室不丕案牘簿書棲列

有序視事燕閒各適其處亦既亢爽宜於寒暑惟我青原

觀風此疆教化誕敷倫叙攸常不假聲色綱舉目張林外

風在... 卷之三... 十五

法冠舉正白簡繩違楷範諸司靡不相依作民父母遐邇
懷歸數仞崇垣宮精彷彿俊士秀民雍雍蔚蔚亦趨亦步
以彰文物懸法具瞻居多平反傾側息權奸落膽神宇
青棠山嶽動撼百爾重務悉襄悉周以及外方亦孔之柔
迄無他虞曷厯聖慶昔我雲中號稱敝民繼今而郡而家
而身翕然丕變成與維新周人考索鳳雅是紀魯作南門
記諸麟史志德爲先事其後只青原碩德愈於瓊瑤忠亮
之毅不吐不茹峩峩高衙雄峙邊陲布我皇威坐以治之

大同名宦祠碑記

劉春

盈天地間凡物皆有名也而其異者名尤著故山一也而

五岳之名爲著水一也而海濱之名爲著其於人也亦然
故人一也而聖賢之名獨著聖賢者山之五岳水之海濱
也降是則有異焉者人共賢之世共仰之而其名亦自不
容泯沒矣大同古雲中郡也兩漢以來歷世多置數十爲
守者非可枚數也而其間獨異者僅數人若漢則孟舒魏
尚廉范李廣唐則李光弼是已至國朝懷遠年公富以副
都御史提督軍務青神余公子俊以戶部尚書兼都御史
總制襄城李公敏以副都御史巡撫則皆有功於此者是
數人者歷世雖有久近而人心之所尊仰赫赫猶如一日
故以名宦稱蓋謂其宦與人同而德澤功烈著於人心其

名與人不同也。巡撫副都御史藁城石公玠嘗撫治之餘，慨然尚友古賢，誓欲昭示以風勵後人。乃偕山西分守叅議陳君邦器、分巡僉事孫君經檄知大同府事嘉定張君鳳狂建祠三間於學宮之東隙地，繚以周垣而設位於中。祀之而復闢門以通學，俾士之藏修游息其間者得有所觀感以奮勵。其異日之事功，祠成僉謂不可無記，而以屬余。竊嘗觀斯裁之有言士之品大槩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若志於富貴，固不足言矣。志於道德，未敢輕議，而志於功名，則亦何寥寥也。卽有之，其才識器局非不有餘，然而養心之功漠然，類多戕削於

下以罔上視惠民恤士懇懇於職守若不屑爲也故一時
之功名雖倖獵取而清議卒不與之况得爲名宦乎數人
者考其傳則孟舒魏尚不過曰時稱長老愛養士卒廉范
李廣不過曰士樂爲用李光弼不過曰討安祿山有功李
年富則廣屯田以恤軍余字俊則修武備以衛民李敏則
崇文教以造士是皆非有釣奇立異之行者獨其操心異
於尋常而所施爲能以職守爲事故論名宦者獨歸焉則
世之志於功名者顧可不知所從事哉因爲之誌以識是
祠之始若都憲公之取舍如此其操存亦可槩知矣

雪中郡署舊有題名碑守倅咸集惟倅員多數而地易盈
今已有不與登載者重貽我自滇擇侯念迺敷政少暇輒
命工礪石更樹爲續之業旣就一日承筮過我請記歲月
惟余與侯曩共事於前門茲又被政教於梓里矧是舉也
有聯采之仁焉有助察之義焉而相觀保民之要道不外
是顧曷可以不文辭謹按故碑作之者爲岷巖州於隸記
之者閩葉谷王中丞也卽王中丞所以與於侯知政之說
大要謂碑建而名存名存而實核可以律已淑僚可以範
今垂遠其嚴乎龜鑑也嗚呼盡之矣又奚以容吾喙雖然
猶有說焉昔唐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

名於屏俯仰以視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
理哉聖天子方御極之初輒下詔天下撫按覈奏郡守以
上廢職者臺諫仍拾其遺凡以慎吏民之本也慎斯重矣
顧安知不疏督守之名於屏書其善惡於下以俯仰視乎
夫朝有疏名之屏郡有題名之碑碑固屏之基題固書之
表也而可使一時廢一人遺也耶是知繼之者與作之者
其道同其功一而已彼蘂谷公與疊川氏推以知政侯其
濟美已乎不但此也侯膺精之心至忘寢食嚴肅之治獨
歷彊梁綜核之才能使府吏胥徒不得夤緣於案牘期已
可矣其庶乎有成也而知政云乎哉時贊襄者則有府同

馬君呈書判陳君寵何君凌雲閻君文選推張君簡例皆得而書之

李都憲去思亭碑記

許進

亭以去思名志也古人有思則以名物示不忘也襄人感
羊祜名其碑准人思范公名其提其思之先後不齊其示
不忘一也若中州都憲李君以已未巡撫大同下車以來
不矯不激利興弊革罷黜墨吏未嘗姑息而廉幹者表擢
之武事修舉三軍有勇樂於效死撫綏編氓老稚衽席於
是數載間民庶懷服仰之如怙戴之如恃歌曰蒼蒼燕民
接壤王廷保釐偉人四字輯寧又曰外恬內熙吠狗鳴雞

偉人保釐含哺以嬉上聞召拜樞密亞卿戒行之日雲中
士夫暨軍氓老少舉道泣送至今思之不已拳拳建碑立
亭以示不忘大賓楊君家世業儒尤爲感激乃慨然倡率
人士經之管之不逾月而成焉余記之余曰見往而有異
謀欲其利己人情之常茲去任也於雲中無所干涉猶與
是念是無所爲而爲之李公之施與人士之慕爾其微矣
是以不辭而名之曰去思遂原始要終述其梗概紐之神
陰雖曰志李君然則感發興起而後之巡撫登斯亭也覽
斯記也不無景前哲而沛膏澤之念是將來無窮之惠賴
斯記存也於是乎書

雲中太守胡竹溪先生去思碑記

王大用

竹溪胡先生入名宦祠今太守於君伯度爲先生門人憲副李君德卿賓相焦君栗夫輩各爲記欲刻文於石以係去思且謂予知竹溪最深請記於余余不獲辭夫天下之事本與幾而已矣本在我者也幾在人者也本立而幾不應者有之未有無其本而能乘其幾也先生以豪傑之才出守凡六年辯誣逮斷疑獄平賦役恤淹繫賑貧窮抑強禦發奸慝興學校敦寮好去貪酷罔遺力焉至於料事若神憂旱格天人尤極稱之先生盡其在我耳去郡之日士民遮攀至不可行相與號慟而別人豈有求於先生哉先

生歷官大司馬而卒今且二十年於君以同鄉後進取法先生君陳率由周公之訓故人益懷先生乃請祠之其幾之應若遲而有待也先生豈有求於人哉余未第時先生嘗延致於塾茲撫雪中而先生叔子伸來卒業試觀盛舉瞻拜祠下匪徒慰郡人先生可自慰矣先生行蹟之詳非郡得專者在所畧也先生關中人諱汝勵字良弼竹溪其別號云

雲中司理蔣公遺愛碑記

李承式

刑天下之大命也然刑側也側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故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良之宜於獄也蓋白

古重之也噫若郡司理元軒蔣公者庶幾哉稱良司士矣
公青齊產也以名進士初理揚刑揚東南一都會也其人
鮮士著而俗尚奢靡又黃海爲離故人規利而競訟公
一平若水率先德化而後三尺其良民輒多平反而狡猾
者不寒而慄洽期政通再禱而登揚於理故汪司馬作公
記謂揚如敗舟不至覆沒多公之力夫司馬氏博雅君子
文章軋當世而慎許可夫豈私阿一郡司理哉公以揚丁
外艱去揚人德公而莫爲之計於是礪石爲碑以繫厥思
今其獄政具在司馬記中可攷已丙戌補雲中理雲爲西
北大藩鎮其土沙瘠其俗驕悍宗藩軍氓雜居沓處法不

得均一治更難揚十倍且宣大特置直指使者而獨以雲
司理一人隨其行部十九在外十一在府一切奸盜大獄
必由司刑讞成而後報可故以候館爲家以途次爲庭乘
肩輿而署押隨度閣以食飲者二年所矣其爲活命以千
計而所論罪儼於法者才十之一二大抵公寧失出勿失
入民雖懼辟而稱不寬不寧惟是他司刑一理足任未有
諸武備習軍事者公因上下雲谷間凡山川紆直兵食虛
實烽燧隘塞一一知其肯窾形諸言論不待聚米而圖呈
掌上識者已預覘其蘊藉不凡謂異日樹立槩可觀矣公
前後同刑六年有奇尤以雲中治顯茲內召首列徵書居

諫諍輔弼之秩端將以福一郡者施天下矣豈諛也哉是
行也雲縉紳先生橐鞬諸君與夫宗室士夫皆有詩歌咏
頌以章其盛而軍民行道如失恃怙相率釀錢爲碑以頌
美蓋亟亟以繫其思者固盼盼以覩公重來雲爾非公仁
心爲質善政孚人何以得此兩地也哉公去郡無幾諸君
命使於廣陵之里欲不佞續司馬氏之役以志公不朽顧
不佞安敢當司馬氏走而濫廁珠玉耶然公長者又兩治
我邦奈何使賢父母之勲不章哉因粗以其治狀之槩如
斯公青之益都人名春芳字實伯別號元軒云

重建郡厲壇碑記

高璧

自昔先王以祀爲國之大事或成秩無文或靡神不舉其制典甚備若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神鬼其所禳又甚悉要皆所以爲民也然以無祀鬼神等名設壇致祭遍天下郡縣者則自我朝以義起爾其在郡者曰郡厲壇蓋取諸祭法泰厲公厲族厲之義夫以鬼神無祀則無所依憑而幽隱鬱戾水旱天札之災因以作焉是故朝廷重之特著祀典頒以祀辭春秋命有司行事迎城隍神爲之主使得通於幽而達於明鬼神有所棲托官吏有所警惕民得免於災害也豈非所謂神道設教者歟大同郡厲壇在城北之西癸巳兵變拆毀無遺矣太守棠谿王公去歲秋

掃地以祭慟然曰此國家盛典也非大建廟制不可乃其
措材費商度工程請裁於巡撫雙巖樊公以爲可檄縣君
侯桓專其成築土爲垣甃石爲門門之內樹以綽楔其北
爲正殿三楹以位城隍其東西爲廊二十六楹以列二十
六里無祀鬼神又各益一楹以分祀民與軍死於兵事者
燬之後爲堂各三楹東以致齋西以省牲也又必以防守
有人庶俾不壞乃擇孤老有夫婦者三家處以屋廬給以
衣糧使之以時灑掃其規制完美其謀慮久遠矣工旣告
畢屬余以記其盛余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司教化者所
以盡心也顧類以緩視之及遇水旱天札之作輒諉諸神

謂不能與力果誰欺乎此其人視公何如也公名誥字公
遇河南西平人癸未進士

重建北嶽廟碑記

吳寬

舜典所載有四嶽然於東嶽特著岱宗餘無所指至周禮
始有五嶽爾雅指泰華霍恒嵩而言議者謂周都豐鎬詩
之崧高不得爲中嶽堯都冀州禹貢之太嶽當爲中嶽又
謂秦以岍爲西嶽漢武徙衡山之神於霍山而衡霍俱爲
南嶽獨太與恒無所議而近世復疑恒祭非其地者予竊
論之四嶽之名起以舜舜以一歲而巡四嶽使乘輿必至
其山勢能偏歷之乎雖所請兵衛少而徵求寡無亦不勝

驅馳蓋古之紀事者言其大約而已故天子入其地特觀
諸侯於此若山川之遠者則望而祭之故曰望秩於山川
其見於書者如此又何必曲取不經之說以爲證耶疑者
又以其地之偏如前之說者蓋五嶽所峙有定位天子所
居無定都秦漢不必論也如以堯周所居以求嶽之所在
必無能合者恒山之神自古祭於曲陽若山西渾源州之
南二十里有山特高大世以爲恒山山之十里有峰峭拔
其下有廟蓋亦古矣或以曲陽之山不能大於渾源遂疑
之不知山川相距雖千百里在天壤間特咫尺之近耳况
其地皆在河北山於此而望祭於彼又何較其區區彼此

之疆界乎且世俗東嶽有廟徧天下亦可泥其迹而求之乎渾源在今大同境內大同郡古雲中爲國家北方雄鎮北歲穀麥少登馬災繼作都御史河南劉公宇奉上命廵撫其地以爲已憂而都督莊公鑑皆受閩外之寄者相與竭誠禱於廟下卽獲響應踰年倉廩旣充戰守有備軍令大行邊域晏然適禮官以釐正祀典事奏謂祀當仍曲陽之舊而渾源有山靈氣磅礴祀而修治其廟於禮亦宜詔從之公行祀廟西向僻陋不稱詔旨圖謀改作俾參政畢孝叅議相樞副使陳寬僉事王從鼎循山相度得地於中峯公不敢專也則以疏請詔亦從之顧山多木石可用乃

俾副使李惟聰率通判靳仁督工以宏治壬戌七月興役
於時知府胡汝礪知州楊澤以下咸來勸相明年三月工
卽完因其地勢上構殿七間兩廡次列重門外啟位置有
序衆曰改觀舊廟不毀仍爲寢宮皆曰宜有文刻石以示
永久公以戶部郎中呂賢所具事狀遣使來請繫之以銘
辭曰天作高山分奠廣土自虞歷周四益而五是曰方嶽
載籍可覩天子時巡匪以遊豫以朝諸侯以考制度自秦
置守斯禮莫舉漢唐相因封禪其所贖禮不經禮家奚取
釐正神號奠出千古連開昌期惟我皇祖大河之北是曰
恒山盤據峭拔望之巍然神靈所之條來條旋來則曲陽

旋則渾源渾源有廟莫絕其年捍禦災患仁威在天有司
之事罔敢弗虔歲時駮奔以執豆籩謂神室此如龍於淵
惟神至靈上助元造惟帝念功思以爲報臣工協謀仰副
明詔卜吉維地魏煥維廟有穹棟宇高薄雲嶠翬飛鱗次
工逞其妙神樂幽棲林壑殊峭仰窺其形巖石莫肖側聽
其聲冷風如嘯出爲雲雨入土濛濛大田秩秩五穀芄芄
賦此蒼恩以及殺犴烽火不舉北連雲中士民笑歌長樂
年豐國家報祀禮視三公神之來兮輟輅烏賦神之饗兮
黍稷耕穡儵然乘風陟降茲峯永鎮朔方錫福無窮

重修北嶽廟碑記

耿裕

恒山距渾源州南二十里其嶺有廟未詳荆肇按郡志云
有虞帝舜仲冬朔巡守至大茂山阻雪遙行望秩禮忽廟
旁飛一石墮帝前又五載巡守其石飛於真定之曲陽故
石旁亦有廟距北嶽百餘里其說竇冥莫可考而原也是
廟自唐開元以來屢更廢興至宏治己酉積歲彌久風雨
侵激圯壞殊甚知府間公鉅因集僚屬而告曰廟廢不修
棲靈無所人作神羞可乎羣謀皆協遂請於都御史侯公
公以爲北嶽名山祀典攸係檄以知州董君錫督其事吏
目趙克明道士崔溪旻分理之材取於山力備於民甃臺
以甃石覆瓦以琉璃伐石蘄藻以爲闌檻環列景十有八

及禩守道院有扁有楹者咸理維新增構二亭曰茶曰碧
雲曰丸華以畱游息起工於是歲春落成於癸丑秋錫以
夫役不可泯具狀繪圖請予以紀其成夫恒岳當冀方北
隅於氣屬陰於行屬水於序屬冬雖萬物伏藏之所而生
實將萌其道常久者山之名其石骨土腴縈紆崇竦上摩
雲空下盤地軸令人足慄而神駭巍峩之勢雲月交輝動
植攢美晦明變換倏然而娛目者山之支松濤澗漱謾謾
潺潺宏聲細籟雜然而悅耳者山之音使騷人墨客朝眺
咏而夕忘歸及其修遐阻絕懷抱不去者皆山之勝槩也

若夫山之所有田可種泉可圃草木鳥獸昆蟲寶藏可以

爲居食器用靈之所應習有祥惡有殃水旱疾疫者陰有
此氣之所通鍾而爲賢可以輔國家蒸而爲雨可以澤天
下山之麻大矣天地無窮已人之蒙其麻者亦無窮已此
廟之初於古而修於今者非瀆也因爲銘辭曰下盤兮后
土上廟兮蒼蒼通靈兮上帝作鎮兮朔方西有廟兮大茂
真列宇兮曲陽神之去兮曲之許駕長風兮布靈雨皇有
使兮真神宇薦牲璧兮歌復舞爲吾民兮祝遐嘏神之來
兮嶽之巔雲悄悄兮風恬恬走村翁兮廟左祈時運兮豐
年萃乎顯兮精靈徹爰奏假兮靡有訶說祚皇輿兮無疆
福元元兮不頗以竭秩有銘兮字不滅告司牧兮秉幽節

廢則起，食則血，將獲泉兮，永元烈。

新建文昌祠神記

賈應元

按帝君本在天張翼之精，周武王乙巳歲降生於吳會張氏家。任周盡忠，肩效神遊於蜀上。帝命蜀門行化，往來嘗寓於劍嶺之靈應洞。其地屬梓潼縣，故人遂以梓潼稱。既又分身應化，功被生民。帝命主文昌職，貢舉事，因加帝號。故人又稱爲帝君。其事跡詳具於化書。化書傳自宋淳熙來。其先七十三化，廼劉安勝與其子先浴等。設壇於誠應樓。得者後又有楊居士與道人馮如意焚香叩祝，復得寶。

化書卷之十七 化書亦神道設教之意也。今所在治俎豆家。

率像神祠之顧雲中獨弗祀余初領鎮來竊按天官書文
昌宮屬斗魁戴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
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則文德武功禍福俱職而掌之
非直佑文已也今雲中士民寧謐誠千載一時得隙地於
郡鬻宮之北鳩工甃石中構五楹爲堂堂中設像以待乞
靈者而繪九十七化於壁又復增以寢殿翼以廊廡畫棟
周垣廟貌森然嚴肅其費俸資數緡無所捐於公帑其經
時日歲有奇有司報祠成請爲麗牲之碑并記其事余惟
神明之理難言矣迺其說甚幽而其感應禍福甚驗而著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鬼神皆以陰助禮樂教化之

所不逮雖或應之時有遠近淺深不同而卒歸於不爽使
人心有凜然興憚者今夫閭巷凡民恣睢毒於冥冥於
斯時而諭之以周孔道德懼之以士師禮法彼有悍然而
已爲之語鬼神指禍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況以神
之正直靈應而其言不詭古訓乎吾觀於帝君九十七化
嘗自周英靈至今中間煥光著績救劫悟衆無慮數千萬
言而其大旨要於翼文化使人修德礪行擇步而蹈以避
咎忠於而君孝於而親彌綸天地之璇綱扶植周孔之名
教蓋鑿鑿根理非虛無宵渺者比也而又懼愚民之終迷

罔覺也顯微之禍福示趨避焉其垂鑿戒者嚴矣是故孝

第通於神明言行動乎天地上智之士固不爲避禍徼福
而自加警省有謹屋漏如天鑒者使以閭巷凡民觀之且
將感幽報悚然有動乎心怵於禍而冀於福去其恣睢兇
毒稔惡之習而庶幾乎忠孝仁性淳古之風豈非興文教
之一助歟祠成命有司備春秋祀余因爲饗祀歌曰位紫
虛兮瑤穹總冥化兮元功履遠遊兮下鑒安靈棲兮離宮
靈之來兮雍雍乘歆玉兮擁幢臣聖哲兮爲役式承御兮
鴻濛惟文明兮爾精殲符秦兮爾雄願鍾河嶽兮賢出濬
奎壁兮文通揚天威兮助順迪昌運兮恢鴻福國祚兮庇
民慰顛祈兮下衷瞻緩珮兮華堂忽駕騃兮闐風觀昌暉

大同府志 卷之七
今當世歷千禩兮升中

雲中書院碑記

用斯盛

冀西北奧其山太行恒霍雄峙爲天下之脊而諸山根本
悉自雲中來重巒疊嶺霞舉雲飛又爲冀北之脊昔宋儒
朱子論方輿形勢以冀都爲首而北紀之山起於雲中則
其地當天下之至高可知矣余嘗過太原思欲一至其地
涉桑乾歷玉泉上白登之臺以窮其起脊之處奪於行役
未遑也然往來趙魏間士人爲余言雲中古用武之地也
其守臣急武功而不暇文教其俗重材力而輕儒業以故
絃誦之士不逮中腹蓋乏所以倡之者而山川之靈將闕

而未洩與嘉靖壬戌余承乏視三晉學政繼而濫通志之
役見所謂雲中書院者莫考其創始及規制之詳欲得典
制讀之移文問於守者未有以復也心竊疑之乃今年春
校士至其地昔之所願遊者旣得身親見之而閱其文則
蔚然不詭於理覩其容儀則升降揖遜大都與疇昔所聞
不類遂問所由來守者曰此書院中所養士也因問書院
所由立則曰雲中舊未有書院先撫臺行菴陳公始撤公
署爲之今沅州張公增益之分巡治山任君贊之諸職事
成之厥制中爲教思堂左右爲齋爲號舍厥教日有程月
有課膏楮有給誦講條教有成規且擇其鄉之賢者師之

蓋三年於茲矣余曰有是哉作人之效也陳公以宿望爲
聖天子節鎮三雲奮武綬猷殫竭心思宜無暇時而能首
重文教若斯張公克敦前烈嘉惠後學一時人文濟濟彬
彬焉足以資世用於他日茲固二公經濟之復抑亦山林
或有待而然與乃嘆美者久之無何任君使來徵余爲記
以備缺典余不佞乃愧無以率先譽髦而標之趨也復曷
言哉雖然願竊有告焉夫士養於學校復羣其良而優之
於書院之中豈徒俾其操觚攜策學爲文詞以頡頏倫輩
已耶將欲專志精業而勉之以正學也夫學以踐形盡性
爲繼而其始則以立志爲基節云登山必陟其巔蓋言志

也是故地以山峻功以志崇山唯高也視天下之物皆卑
而景行歸焉今之爲士者方其始學也靡不研精竭慮藻
繪其詞說追琢其藝能以求効用於世及起而視政率多
遷於外物苟同狗俗尚不能樹尺寸之勲此無他識不遠
而其志卑也是故君子之學莫先於立志躬德而履義匪
身利是謀敦本而尚實匪文技是炫忍性而窒欲匪紛華
盛麗是樂此非苟爲高而已其志所期待則然也故志專
而後其擇審擇審而後其守固守固而後其道修道修則
教思溥而人知親上之義必如是庶可以策俊偉之烈當
山川之奇副國家建學成賢之義於諸公作興勸相之盛

心亦可以無負矣余不佞敬以是復任君而因爲多士勗
陳公名其學登州人今陞陝西副都御史張公名邦彥臨
朐人任君名惟鈞巴縣人

雲中書院貯籍碑記

陳文燧

先儒謂益人神知莫如書蓋前言往行大畜多識稽涉日
廣聰慧自開肅對遺編印證先哲萬念俱息神遊太清則
夫長智澄神信無以易之至於仕者簿牘瑣冗塵紛糾纏
上之樹勲策名希高慕大然渣滓未融時有凌躡矜躁之
心考鏡一差不免效顰矯枉之過次則以優柔從事摸稜
兩可是非毀譽得失榮辱交戰胸中又次則糴潤溫飽隨

行冥冥而機械蔽護求以飾衆暗追國憲者其意念蒸蒸
鼎鼎萬起萬滅蓬戶瓊牖之士口誦手披計博青紫仁義
道德之懿不足以勝其饑寒困苦之累精純粹美之行不
足以奪其芻馬僕賃之求坐馳千里慾火奔騰當此時取
聖賢之故牒而諷誦紬繹之投水熄火炙爐點雪輕者矯
之以重暴者矯之以和佞者矯之以默貪者矯之以廉僞
者矯之以誠方寸炯炯泠然不失其初與聖賢之心曠世
孚格而三事九列萬鎰五鼎具若一毛之輕與吾身不爲
加損卽有震撼擊撞千態萬變舞鱗蝦而號狐狸排山岳
而磨雷電吾之剛大不少餒焉彼昔人所謂至樂者不在

是乎夫亡書三篋了誦無遺借閱市肆過目成誦其所建
樹多爲後人訕笑之資至於識劍氣歌石鼓賦鷓鴣讀邱
索者皆不能抵心齋坐忘之境而博洽古今銳情經世作
用來裕衆且以羣夔稷契無書可讀者難之豈諸儒之說
復有所謂與蓋不學無術卽萊公同於博陸而讀書識字
乃不免玩物喪志之誚也人生宇內上自黃虞下窮萬禩
判然若風馬牛不相及而善善惡惡涇渭不淆卽萬世如
出一息千里不異同堂極而淫縱茂義刻觚裂軌之徒靡
所不至而夜氣清明檢鼎旦晝輒欲以被覆面不能視其

善惡乎女與之談論英然不愧袞影之專卽隨聲附和而

愧汗浹踵不能自遏者蓋天則之良不泯滅耳所恃以
區較臧否激發善機則開簷展卷古道照顏其資不可缺
也臧逢世求刺尾以書班史楊司諫備集賢以讀漢書而
歐陽文忠居於宋時求漢書不可得輒考史牘以證得失
焉其他六籍之堂萬卷之樓窮一生心力而購求不得者
必非傲情於蠱鼠蠹魚之資而爲是迂緩不切之事者也
今人以仕爲學讀書卽學道一端而博士弟子晨楮濡穎
鎔意鑄詞將欲釀花成蜜抽絲製錦思之不獲仰天閣筆
而不能成章則方悔其讀書之晚矣矧事業之鋒未露功
名之軛未發正如人之欲涉燕越齊晉其機決於岐路間

而考古懸的其視仕者不尤要哉某德淺無比數然性酷嗜書曩奔走四方必携笈以偕即按壘谷誤爲雋內栢臺其貯書挾不十一至其中索之片楮無有也欲購諸市格例不敢稽閱無由固積窮嘆而已至核兩鎮士學殖荒落卽古今之故昭若指掌者無能明焉詢之則曰遐荒版圖載籍希鮮且屢經兵革適雖家漸庠塾而遺書猶未購也夫無米而炊無膏而然神手不能也寒士力不能致止之人力能致而不之致乃欲以多識覲庠士有是哉某之迂也於是捐贖緩檄郡吏走晉陽藩署擇其善本者自義軒續典至昭代八昭結自孔孟經籍至子史法律自詩賦風騷

至稗官小說凡其抒寫性靈導揚元氣珉摹木壽苟有裨於性命經濟治身治家治國天下爲士君子所當讀者悉置之共摹若干冊計類若干種種不盡書從隗始意也牙籤縑套秩然具備乃置其一於院署中爲後來高明諸君子之助置其一於上谷書院置其一於雲中書院俾聯會生徒昕夕緜閱誠思昔日得書之難與今所以購書之意生長於遐陬遠徼之地爲鮮聞寡見之儔今乃穹壤億萬千年皇王帝霸之殊道德功言之異大而禮樂刑政微而織紀隻字一旦森列吾前不足而履不舟而濟亦可爲幸且便矣且開卷時吾之身心使與聖賢不相似奈之何其

敢暴且棄乎從而洩流探源玩華登寶由經籍子史以歸
仁義道德之懿自澄源糟粕以要精神心術之會甲乙雖
黃立我正鵠某爲經王某爲雜霸某爲正學某爲端議法
言某爲支詞曲行毅然立其志奮然用其功毋爲學究毋
爲書篋母口毒癩而心盜跖務令身體神會得手應心沛
諸詞章豹變鳳躍徵諸事業蘭馥菴芳處則爲一時聞人
出則爲經久實學聲施後世使人稱嚴封鄒魯而經籍子
史皆我註脚遠古聖哲與昭代神明所以垂世立教者與
諸生有實濟而某獲共事一時惓惓啟迪諸生之意亦庶
可以藉手自效矣若備而不讀讀而弗知知而弗行採華

忘實買匱還珠則目不識丁暗合道妙者其賢反軼於裏
衣博帶之徒而昔人所以譏王楊盧賂諸子者又不免於
今日矣豈某之所望於諸生者哉是書也領於學博交代
有稽置之木櫃扁鑰有法束之縑套數目有紀總之郡長
稽覈有程諸生許讀而不許匿官司許借而不許畱有不
如約者公論斥之且追償焉夫珠玉錦繡悅耳目而適於
用布帛菽粟適於用而取之有禁用之易窮書之精蘊各
隨其分量而得之不窮不禁奈何繩之以私乎噫無擇者
書之精易敝者書之什觀書而私己者書之蠹約其私所
以成其公也若夫法律醫藥卜筮武紀似與青衿不甚關

切而某固備之將以通儒待諸生耳尚其勗之哉

建大同縣儒學奎樓碑記

陳不伐

粵若立人建國化本儒宮孕秀鍾靈祥開奎閣事隆三代
宏設西序東膠業擅兩京大啟環林璧水故蜚英騰茂者
望宮牆而駿奔鼓篋杖屨爽者窺橋門而遐集莫不甄陶夔
尚思濟濟以勳猷苞育伊周期煌煌而輔國顧茲雲中之
邑星分畢昴地接霍恒拱護皇都忼慨席趙燕之舊依憑
紫塞雄偉負鴈代之奇柰何密邇京畿鮮聞絃誦於赫我
祖繹闡大猷奮武功而制九有俎豆之陳禮率循於甸服
右文教而精六藝衣裳斯會義有輯於殊隣是以人握靈

蛇之珠家抱荆山之玉南金東前之彥連袂而氣蘊風雲
紫電白虹之英接武而身旁日月鼎梅川楫才有濟而化
媿蒼霖海砥天堯學旣優而治追黃序斯地靈而人傑亦
業懋而天隨適有李生櫝者謂翩翩之麟鳳未盡於網羅
鬱鬱之梗楠或遺於掄採冀才賢之輩出希雋乂之叢登
稽之神謀協於人望旣欲廣開雲路自宜崇建奎樓奏記
於直指使君檄喻乎備員下吏於以鳩材庀役草故從新
爾乃微垣高指絡七曜於中階華蓋俯臨緯五雲於太甲
畫棟熒煌以日照光連太乙之宮丹楹歛翹以雲燧輝映
文昌之府邀靈通氣競爽乎天祿石渠浮漢飛霞齊耀乎

蓬山虎觀壯麗共山川綺錯磐礴並柱軸貞寧斯以奇矣
致足美也自是而步雋纏陟亨軌知振鷺之充庭因茲以
班玉筍調璿衡見翔鴻之漸陸兼四科而苞九德憑尺五
於昊穹和六叙而熙百工應魁三於斗極流駿鴻乎史牒
垂景鑠乎丹青不伐承乏雲中世生闕里漱芳洙泗未探
吾道淵源擷秀尼防莫悟斯文壺奧琢磨道德藜藿詩書
作人愧五典之敦斧藻王猷圭璋治化造士乏三適之美
所賴緯武經文彌綸中外則有黃梅汪公爲之節制省土
觀風譽髦斯士則有宜興吳公爲之化樞弊革利興振肅
風紀則有富順楊公爲之秉臬褰帷露冕振育民德則有

臨清汪公爲之專城是皆文章司命握金丹而凡骨藉之
狎飛人物提衡手玉斧而散材資以輪奐噓呵斯樓之元
氣鼓吹下校之英風者也若夫慕義無窮捐金有差其於
鄉也則有中書舍人馬君西安郡丞顧君天津郡丞陸君
西鄉邑長陳君又皆樂於趨事嘉與贊成者也是役也當
蕙戍之舍歲考營室之方中經始於應鍾之哉生明落成
於大呂之既生魄縣儲輸費學博董營式壯觀於賢關廓
恢規於聖域敢期西陲之鼓角於變東魯之絃歌勒此貞
珉奄觀大業聊述改作用紀歲時云爾

渾源州重修廟學碑記

萬安

按渾源金州也秦屬鴈門郡漢爲崞縣地唐置渾源縣金始陞州元改恒陰縣國朝復爲州而學在州治西之忠義坊北元以前莫考皇慶初建季年學燬廟存洪武初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首詔海隅咸建學校作養人才時惟重建學舍耳迄今年遠廟既傾頽學亦庳陋成化改元關侯來知州事下車之初慨然有興復之志顧力有未能每節縮他費蓄資積財越四五年將有事於興作適巡撫右都御史王公提調學校僉事胡公至州謁廟王公艷然曰學校爲政首務奈何弗修豈邪胡公亦曰敝陋若此官於土能不動心否侯曰是固吾有司之咎第已諏日鳩工矣二

公聞言喜且慰曰善責誠在汝不可緩焉於是大同知府
郝侯知之率來綱維其事廼撤其舊而更新之首建大成
殿兩廡次建戟門櫺星門及文昌祠又次建明倫堂及東
西二齋凡飲饌栖息庖庖之所與夫廟學所宜有者靡不
以次完具不啻不侈無晉彝憲經始於庚寅春二月落成
於明年夏四月訓導恒山王麟以書來京師告子曰廟學
之建王公胡公實倡之而郝侯關侯共成之故麟與諸生
得以從容講學於其間敢請文刻諸石使後人知是役之
所由成且俾學於是者思自奮勉以稱今之意願先生有
以啟之嘗考渾源據雲中奧區其形勝恒山玉泉諸峯羅

列前後渾源崑川三水襟帶左右其風俗四民各守其業
而不易爭相勤儉以爲能其人物從益祖孫之文學雷淵
父子之風蹟保衡之忠直高定之信義公亮之練悉國典
之數君子者芳聲懋績照耀史牒萬世不泯此固山川之
靈所鍾其沉涵陶育之者非建學致之歟今諸生生斯長
斯寧不耳濡目染數君子之遺風餘烈况遊學宮冒蒙朝
廷作養尚當竭心致力讀聖賢書學聖賢道以求仁義禮
智究於己應事接物適其宜則體具用周而學斯成矣由
是出而效用於時必發諸文章足以致治平措諸事業足
以贊化原夫然後世之議者孰不曰是生數君子之邦無

亦山川之靈者庶幾不孤朝廷作養之德與今諸公期待之心不然豈予所敢知哉王公濬人名越字世昌明道君子也故能體上心所至以興學爲事胡公紹興人名謚字廷慎以尹京邑有聲陞今官能以興學育才爲已任郝侯陝人名淵之字希顏由賢御史出知河間調今郡所在能篤意學校關侯南宮人名宗字繼本以明經累舉進士得知州事在官六事兼舉尤汲汲於學政是皆可書者凡預茲役有勞者則載之碑陰

應州重修佛宮寺釋迦塔碑記

田蕙

天下郡縣浮圖不可勝紀而應州佛宮寺木塔爲第一其

表廣不數畝環列門廡不數十楹而稱第一者舉後先縉紳士大夫同然一辭蓋文皇帝北征幸其上題曰峻極神功正德間武廟西巡狩再幸焉復題曰天下奇觀仍命工匠索其製倣爲之則盤旋紆曲結構參差之妙令人目眩心駭得一迷十無能尋其要領此豈其神爲之耶夫天下浮圖皆以甄石而此獨以木自遼清寧至今六百餘禩矣未有久而不壞者且也雲朔之間軸維多震父老記金元迄我明大震凡七而塔歷屢震屹然壁立州之居人或曰午或陰雨見塔之隙處儼然倒影又相傳洪武元年四月初八日塔頂佛燈連明三夜比晝尤光奕奕不散諸如此

類非有神焉而能若是乎應於晉雲爲僻壤自邑大夫而
上至監司直指先生之照臨茲土者公餘攀而一登則控
五原俯鴈門長河大海之涯秦岱恒華之巔皆一覽而收
其以披簿書之積包羅區寓之名勝較一圍一沼之奇孰
多在昔元之英宗嘗登眺憫囹圄爲之釋囚繫則茂對育
萬物應民猶藉是庶幾遇焉塔之所係直爲臨眺而已哉
宜乎稱而最之者自王公至於士庶人胥神而異之也今
上七年寺僧明資邦人陳麟等謂其丹堊彩飾塵侵漉漫
瓦石甃砌稍見缺損恐不足以壯觀乃募緣金皆新而飭
之而徵記於余余邦人也嘗疑是塔之來久遠當締造時

費將巨萬而難一碑記卽索之僅得石一片上書遼清寧
三年田和尚奉勅募建數字而已無他文詞嗚呼豈貞碣
豐珉歲久而湮滅歟抑亦螭文鳥屨俟諸後人耶試觀今
日登臨者題咏者習禮其中者疇非昭代文物之盛而巍
然具瞻又足聳遠人拱畏之心是和尚之功良有足多者
片石數字其文不旣邵乎惡可不一爲之紀其事謹按塔
之層有四簷有六角有八八面欄杆圍繞網戶玲瓏中通
外直而樓閣軒豁盱人心目盤旋而上梯級數百以尺計
三百有六十上插雲霄幾可摘星焉下層金佛之高數仞
一指大如椽其上數層皆有像而鐵頂凌虛八索貫係尤

稱奇異塔 後有大雄殿九間舊記謂通一酸茨梁東西方丈相對迤前有天王殿鐘鼓樓而梵王宮坊則我朝洪武初壁峯禪師建焉余問今厥費幾曰凡用金粟殆三千僅一增色澤易瓦石之缺畧者耳則當時用工幾許費幾金粟經營幾年而成不可考而原也第記其可知者以補前人之闕俾觀者得知其梗概云

水利碑記

王珍

按山陰縣志稱九嶺拱圍一水吞納此卽桑乾黃水二河也桑乾繇馬邑遶山陰北自西而東其性不遷黃水繇朔流縣南數折而東與桑乾合形家所謂遶抱也且二水利

民春秋蓄洩不啻膏液之潤肌膚邑之先達王文端當國時卽慮及此且恐後之專利者不諳風氣以爲土風農業病刻立碑石於黃水等村令單月上水截壩以資澆沃雙月決之使下令山陰共分膏源之利行之數十年矣後以北岸稍汗潰隄而北復轉於城之西門比及城又反折而北行直去不惟冲曾射脅形家所忌而隍平城嚙似亦與保障爭利害者守土者患之會本縣父老子弟具原以請余卽批行路廳令其速爲查復阻撓者繩之以法於是府判常三錫同縣令劉以守暨二三父老相度地形僉謂城南行水便且周河於隍外東南又增一險遂因其高下以

施培濬之功故道頓復委蛇曲折復歸於東又詢之故老云自文端沒後始有此水而是縣民貧且逋官之宦蹟亦因以不揚風氣之說理或有之且水利水害彼此共之強宗豪右昔之欣其利已而去其石者又當重勒之石以垂不朽而請序於余余維山陰辰山帶河風氣攸鍾代有聞人其最顯者如文端公以書生爲帝者輔恩馳累世寵貫三朝瑰琦雖由天畀未必專屬地靈而鍾英毓秀山川之自亦不可誣因論該縣司民命者曰水利所以救旱也如一月一轉則禾焦葉剝矣其定爲例每十日以爲上下庶旱苗獲有七日之復有撓法者痛懲之余不文又不屑爲

綺語聊卽其繇點綴數語書之螭頭以告來者使知此舉
水利民風兩者俱得而先達後宦曲盡苦心茲地之繼文
端而起者當有同念也是爲記

天賜禪林碑記

王濬初

天下有五岳其在北方者曰恒山恒山下爲大峽乃燕趙
所由路以在岳麓多梵宇椽桷相望鐘鼓聲相聞往來燕
趙者游憇其間大都皆喧境也循峽而南二十里與燕趙
路岐轉入西峽爲天賜溝兩山壁立罅處如巨靈斧劈狀
由懸徑直上百弓許至山腰稍阜爲石窟窟高數十丈縱
倍之橫又倍之中有古刹幾廢殿歸然獨存碑碣蘚蝕不

知剗自何代果上人者 來自五臺卓錫於此曰勝境也又
寂而不喧與其徒斬荆 榛披草莽庵焉已持疏募緣四方
四方檀越施金若粟者 雲至庀材鳩工增建複閣五楹上
奉諸佛下爲僧舍齋廚 繚以石垣垣若干丈寶相莊嚴規
制宏麗蓋再閱歲而工 始竣上人者乃謝去諸檀越一衲
一鉢日坐蒲團上作止 觀時寺額未有名荆藩葛相國顏
之曰天賜禪林翟典客 與其弟兩生問記於余余根器頑
鈍識愧蕪陋不知禪理 云何且佛法廣大宣朗如天日不
可繪畫諸沙門所稱最 上乘復不墮語言文字何庸讚揚
闡說也今上人避喧逃 寂謝去諸檀越似深於禪理者故

記之果上人名與其徒
智林相國登廡典客瑛兩生琬琬
諸檀越施金若粟者
名在碑陰

郭將軍功德碑記

王象雲

雲中鎮守征西前將軍
巽峰郭公琬甘州之永昌人也起
家行伍立戰功威震
關西萬曆元年繇薊鎮副總兵奉
命鎮守大同是時城垣
斥堠俱積武備亦多蒙冒慨然以
興起爲任匹馬走閩凡
圍垣堡砦孰宜庚孰宜辛孰宜仍
之以舊目神於察慮神於思凡難措手處無不殫心焉因
會同當道上章請命以力營之上報可公乃欣然因中山
徐公之止城砌以磚石復加女牆鋪幔城頂層層灰注鎔

合獨得其法不但十步一樓五步一樓貯以炮石灰瓶極
棟戈戟之具且諄諄諭戒埤卒不時掃除以防壅潰晉陽
保障不是過矣至今鴈門以北此獨金湯甲天下焉城東
門外跨渾水之上傳曰玉橋自元泰定中河東連帥圖綿
重建曰興雲成化初巡撫李公勉亦增修之大都木石叠
砌久爲漲波所摧公拓故基而更剏之平鋪石底環洞十
九上容方軌更伐石爲欄鑄金爲獸沿河之流衛以大堤
樹以檉柳盤旋菁蔚雲鎖蟠飛與鎮戍樓雉堞遙相映於
煙霏霧靄中望來如畫卽趙壯侯之隍隘杜元凱之富平
不啻也修列堡障法飭墩卒宏建東北兩倉廩數十百楹

爲三軍之命足食足兵獨得肯綮至崇飾書院以武備而

修文事尤介冑家所不可及總之種種瀝心血勞夢寐視

國事如家事居常半夜或聞霜風怒號或聞秋淋淫濡便

崛起因某地未堅得無爲風所摧雨所潰乎明發已馳繕

之矣慮周計遠其構勤大率類此且捺縱有法持法更嚴

自裨將而下材官士卒少踰便繩以法亦卒無怨言由公

赤心與共勞苦親信孚人所以工成於不日殺服於不怨

利溥於無窮耳時受知於神祖特隆恩賚憐其告休勅賜

金書奉命馳驛回籍綸音存問殊遇終其身予於是有慨

焉皇朝大將開國諸臣外相指寥寥惟稱余東海南塘賊

公一人而已戚公勲著遐方功收海

著有書紀傳於世

其事顯而名著故人至今艷稱之郭公獨泯泯無聞於天下在雲中十餘年難名之德不朽之業僅僅口碑祝頌附廟於助馬五大將軍祠不獲光琬琰而銘燕然何以昭國典爲艱貞輔國者勸蓋公且不識書惟一腔熱血殫力封疆拮据綢繆自靖厥心不求聞知於世尤人所難也余不肖拜符雲中父老能道其功歷歷如指掌公道人心萬不容泯乃謀之雲鐸塗公尋其遺事表著更申請當塗附公位於名宦祠歲祀之伐石爲記以誌不磨按祭法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者祀之郭公勤勞三雲衛翊京畿

獨不得廟食茲土非當今一缺典哉予不辭鄙俚掇識其
功狀以備太史公採擇云時督餉徐公兵備宋公共助成
之徐公諱克讓關中人宋公諱克殷卽墨人